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羣書考索卷四十九　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木石山人劉　弘毅　校正

○兵門

漢邊兵

漢世戍邊之兵掌之無定官高祖陳豨以代相監趙代邊兵傳寬為代相國將屯張蒼為代相國備邊寇（本傳高祖時）武帝將李廣程不識俱以（本傳）邊郡太守將屯趙充國（昭帝時）以中郎將屯上谷此掌之無定官也（司馬遷大事記）呂后五年始令戍卒歲更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及武帝中世乃詔減隴西上郡戍卒之半而宣帝時蓋寬饒為司隸子自行戍北邊何邪攷韓安國傳安國與王恢議擊匈奴曰陛下復遣子弟乘邊守塞觀此則戍卒之復其始武帝之時乎蓋漢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

備南越此[漢]邊備之大畧也又詳攷之邊郡增置長史掌兵馬則異於他
郡吏任事省得賜武庫兵則異於他吏都尉司馬不治民則異於他職
其於他吏如此其優也有事則廷臣集議上奏則不日報可趙充國傳其如
邊事如此其急也大司農調給費用或續以少府或令入粟於邊而受
錢郡內武帝通西南夷租賦不足乃募豪民西南夷入粟縣官而受錢郡內見食貨志其於邊費如此其備也
太守將萬騎行塞兵庫則尊置令官三十六苑分布西北有失亡則廷
尉史按驗亭徼不治則太守伏誅于以見其嚴邊備也民從邊者則予
冬夏衣晁錯論邊備廩屯田則予犂牛昭元鳳三年詔。應劭注止胡人所驅則予其半
晁錯論邊備于以見其厚邊民也從軍五尺以上賈誼封事曰今西北二邊之郡五尺以上不得輕息
戍卒一歲而一更晁錯曰今遠方之卒守唯二歲而更此又邊兵之大畧也以至北邊諸
郡特藏兵器成紀建始元年如淳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漢儀注內郡有守有丞
而已邊吏又有長吏以掌兵內郡郡縣有令丞而已邊郡則又置障塞
尉後百官志內郡則太守都試而已邊郡則又將萬騎行障塞而駕御邊吏
鎮撫邊民每加委曲丞相東曹實掌邊吏之瑣丙吉傳或有邊寇則按視

邊瑣而科條長吏每除邊吏則五府舉人以充之西域都護缺則錐鑿
段會宗護羌校尉缺則貪學辛湯邊戍正卒一歲則更邊吏則三歲而
更其有任事者則取古者賜斧鉞之義而尋之武庫之兵器毋將隆傳隆奏
至於徙邊之民廩食給衣食貨志北邊騎士軺車不算邊民被害饑寒相
失則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而六郡良家子則選以為郎以給羽林期門之選以為
邊人榮大抵漢人之經理邊郡詳矣蓋西漢備禦西邊以為三輔捍蔽
其法最密與內郡不同蓋自周衰而西方迫近戎狄民習戰備高上氣
力漢因其俗取六郡之內騎射異等者謂之良家子補以為羽林期門
名將之選由此出使其俗有欣慕蓋有以鞍馬騎射為官而登將相者
太僕所掌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養馬三十六萬四分置河西六郡屯田
殖穀有農都尉以領之宜未效穀取之以為官名邑號一郡所積不下
百餘萬斛穀內尉雖廣止置一尉而西邊都尉增置特多又有兵史以
佐守掌兵馬胡騎抗徒則又有屬國都尉以領之東漢之興專意文治
公卿大夫往往鄙棄勇力是時西邊之備虛矣問其牧馬則漢陽一苑

之外餘郡無有也里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官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間皆省惟漢陽郡有流馬二苑但以羽林郎監領之間其屯兵則平原度遼一營之外餘郡無有也兵馬一職無長史農田之職無都護酒禮之會于通於上下而民始踈於內郡公府辟召皆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取也羽林期門不以黃門鼓吹選補則入錢穀者即得之而段紀明皇甫規之徒乃以文學之策邀於是可見故曰【明帝】罷緣邊屯兵之後永平元年以野無風塵而罷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明帝永平八年用鄭衆之言置南蠻有變則置上林兵和帝紀十四年置羌犯二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永初四年置鮮卑為寇則置漁陽營安帝建初元年置其後盜賊浸作緣邊緣海稍稍增兵順帝永建元年緣邊增步兵陽嘉元年增緣海屯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順帝紀永和五年令扶風等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魏郡常山六百塢皆置屯長西羌傳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十六所而西園八校乃以小黃門統之其事無足言矣

漢兵將

天下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其所自出者深為之思曲為之備設鄉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

寓將於四時之隙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鼙鐃鐲之節諸侯卿大夫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農以執干戈取將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散于野而力耕是以兵無聚食之費將無專兵之虞此其綱紀大意之所在者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畿兵者甚重其別又有四焉且通籍于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馬者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伐楚以荊伐淮以江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戍遠徼作而征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無事而暫止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畿兵不以有故而輕出蓋恐其内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又如此求其綱維而循其節目類皆無有隙之可議此其所以經久而無後患而為先王之制歟自周衰一變而為齊之内政再變而為晉之爰田先王之制其綱維節目掃地盡矣漢興吾始有望於復古者抑嘗深考其制則夫紀綱所在吾固以先王之遺意尚存而猶有不滿於吾

心者亦以其節目之不詳而一代良法未能無累也何以言之民年二十則專於籍而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隸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有不閑軍旅者或為卒更或為踐更或為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農或取之於宗正或取之於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觀之大抵漢制之善者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員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檄召否則罷歸衛霍勳大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矣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彼其網維大體猶有先王之遺意吾於漢亦何敢議若乃以軍擊虜須郡國材官之數者發之可也柰何吏無告勑父母有市籍彼獨何名而一切征行甚而列侯封君吏二千石皆有所不免是悉民以為兵也得無困於征行之憂乎戍邊備胡如上郡北地隴西之兵調之可也柰何淮南之於漢汝南之於金城相去幾何里而一切調發而其東方之卒亦所不免是驅民以戍遠也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乎若不可以弛備矣而亦白囊一至始科瑣邊吏倉卒必有不可用者何以為外防之

道戍卒君可實邊矣而中尉北軍亦出擊胡王旅將無鎮衛之職何以
為内重之權漢之節目不謹者吾蓋於此而見之嗚呼漢去古未遠肯
意于先王之制則既正綱維之本而復察於節目之間以無聚食之兵
無握兵之將而又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去備邊防者甚嚴制畿
兵者甚重則漢之兵制非漢之兵制三代之兵制也夫惟綱維僅立而
其節目見於數者大率疎畧而不加意是以漢之兵制雖少近古而卒
不能遂如古也以此觀之古今之兵制大抵欲詳密而不宜疎畧也方
其盛時京師有南北二軍之屯諸陵有六國豪傑之徒而其根本既強
郡國有都尉掌兵邊郡復立長史而其法制甚備加以御兵之制簡肅
精明六級之差而雲中之賞不行七日之速而金城之奏已報輪臺之
詔散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而無壅蔽之欺雖其節目之不周而
大體既正又得是數者維持之故未見其弊自中興以來而兵制浸失
都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朩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蓋至於郡兵不
練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是兵非素將比也士大夫不閑武事至列

邊將以入朝是將非秦時比也漢家之初不詳於節目纖悉而今也又
并與其綱維大體者一切廢去漢烏得而不衰

漢唐邊備

形勢 兵旅 軍食 將帥

漢之邊備莫善於西漢自東漢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唐之邊備莫善於唐初自天寶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西漢之時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會稽諸郡以備南越此邊備之形勢如此也丞相之子均調戍邊司隸之子見行戍邊太守將行塞將兵萬騎三十六苑分置西北備邊之兵旅如此也屯田殖穀有農都尉以領之一郡所積不下百餘萬斛入粟塞下糴穀湟中此邊備之糧食如此也陳豨以望代相監趙代邊兵張蒼以代相國備邊冦李廣程不識俱以邊郡太守將屯此備邊之將如此也至於東都中興之後緣邊屯兵惟存度遼一營餘悉罷去視西漢形勢之備為如何罷車騎材官即郡兵已虚罷都試法即兵不習戰邊郡亭候吏卒悉從減省視西漢兵旅之備為如何農之職不置都護而邊計無可儲之積鄧騭任

尚發兵會衆則至於借倖侯王其視西漢兵食之備為如何自隴蜀既
平之後絶不言兵公府辟召皆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與也暨紀明皇
甫規乃文學進士大夫不聞武士其視西都將帥之備為如何故曰漢
之邊備莫善於西都自東漢以後不可以言備矣有唐之初邊要之處
皆置總管守朔要地或置大使以護突厥單于瀚海置都護府以衛北
邊此其備邊之形勢如此也邊戍之軍軍城守捉總之於道戍邊之兵
三年一代三時耕稼一時習武此其備邊之兵旅如此也太原屯田始
於竇靜太宗之時增屯并州足省餽運此其備邊之糧食如此也李世
勣都督并州而邊塵不驚太宗謂其賢於長城此其備邊之將如此也
自開元天寶以來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聚北邊而天下之勢偏
重則其形勢視唐初如何也折衝諸府無可交之兵而戍卒更代多不
以時故杜子美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則其兵旅之備視
唐初如何也兵卒驕恣或逐主帥德宗之時以邊兵隸神策由是塞上
稱神策行營皆統於中入則其將帥視唐初又如何也唐初三邊之兵

止於十萬自李林甫導人主以邊功而三邊之師蓋四十九萬衣糧之給以私勞賞其後陸贄言備邊六失以為財匱於兵衆則其糧食視唐初如何故曰唐之邊備莫善於唐初自天寶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惟我藝祖皇帝用李漢超屯關南以捍北虜郭進振西山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以備西戎所以為備邊之形勢也開寶之初制更戍之令使熟知邊塞之扼塞三年一更或閱講武殿所以為備邊之軍旅也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年邊境賴之所以為備邊之將帥也西北二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千萬是又備邊之軍食也蓋形勢張則可以固中國之勢兵旅振則可以壯中國之威有軍食則緩急無轉餉之勞有將帥則戎卒皆可用矣士備邊之策莫先於此矣宋何承天備邊之對大要欲田淮泗以實青徐築城邑以壯形勢計丁役以給讁伕堅壁以俟其來整甲以乘其弊周王朴上開邊策亦謂群材既集政事既成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有必取之勢愚敢以為獻雖然形勢也兵

旅也軍食也將帥也是四者固邊備之不可缺者然得其人則形勢不
患其不強軍食不患其不足兵旅不患其不振苟無其人徒瑣瑣於是
數者之間事愈不可具舉矣昔先零諸羌嘗為漢患而漢之所以為備
者惟一充國耳今以其傳攷之馳至金城以圖上方畧四望陿中而知
虜之不能守則形勢之強愚知其在漢而不在羌矣以淮陽汝南之步
兵分屯要害條上便宜十二事以省運輸則兵旅之糧軍食之豐愚知
其在漢而不在羌矣其後先零諸羌稽首請命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是
漢之邊備得一充國而有餘吐蕃蠻夷常為唐患而唐之所以為備者
一德裕耳今以其傳攷之於劒南西川建籌邊樓以山川險要列為二
圖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則形勢之強愚知其在唐不在虜矣推
邊子弟使之習戰而飛星流電總十一軍不閱乏食之患則兵旅之強
兵食之豐愚知其在唐而不在虜矣其後南詔恐懼請還所俘吐蕃維
州卒以城降是唐之邊備得一德裕而有餘然則今日之言邊備者於
是可得其要矣

唐府兵

吾觀李泌告德宗曰府兵之制史冊不詳於是參稽傳記以類焉蓋府兵之制始於西魏（蘇綽）因於周隋而大備於唐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唐志正觀十年）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見李泌原十六衛）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李泌曰府兵皆於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選材力一人為之及糧牛驢皆六家共備）是不悉民以為兵也六家而供一兵（上注）是不仰給次官也宿衛者一月而更（正觀十一年宿衛者番上皆一月而更）戍兵者三年而代（李泌曰戍邊舊制三年而代又曰關東之人西戍者皆入齎練數百匹隨為三年之計）則所以役民者甚簡也置府六百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陸贄以為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杜牧原十六衛以為正觀中內有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與此數不同也此以遏鑑并見唐志）舉天下不敵關中所以明乎輕重之勢兵散于府將歸于朝而無握兵之重所以杜乎禍亂之原（見唐志）若夫器甲則出於民（唐志兵甲皆自備輸之庫工行則給之）戍兵衣糧則又取辦於民（劉仁軌曰士卒咸言初發日惟令備一年資裝）國無養兵之費唯元從禁兵與番上衛兵或出征者有所給焉（孫唐論又劉仁軌言往在海西百姓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則征伐之際衣糧當從官給也）至於教戰調發亦有可考者折

衛以農隙教戰陣按閱不精則罪至折衝并及刺史李泌家傳此其教戰者也國家有所召發不下符契於郡府參驗乃發此其調發者然也唐兵志

夫府有三等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有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又有別將長史兵曹校尉於師等官以其等級相統治則有坊團隊火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輙罷其所以纖悉委曲為維持經久之計者誠三代而下近古之良法也故李泌謂德宗曰正觀中北滅突厥延陀西取龜茲盡臣西域滅吐谷渾高宗滅高麗百濟新羅皆府兵也自置府兵未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正以經畫得宜而區處之盡善也杜牧作原十六衛亦曰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屬官各守分部夾峙禁省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命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然不一再傳而弊端已見接于開元其制因以廢墜是豈立法之不善蓋所以守之者非其制也且始者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唐志始者番上宿衛

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
矣李泌家傳始者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
困於久戍李泌始者戰没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記録劉仁軌論兵疏
而兵非樂於征戰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貧雖老弱
亦不得而逃焉州縣之兵於是又有逃亡之患矣劉仁軌論兵疏逮至於元宗
之時衛士不給唐志府兵寡弱李泌家傳是以張說募彍騎以為長從宿山而
番士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
是而後兵農既分不可復合於是有養兵之費矣故開元之時歲供邊兵而衣糧已二百萬
至天寶以後益兵浸多為費浸廣天寶以後養兵每歲用衣千二百匹糧百九十萬斛又天寶九年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給糧失宜軍士怒毆
其判官兵馬使至其甚也止受畢見唐志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
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邊請停上下魚書方鎮篇其後徒有兵
額而戎器並廢祿山之變至無兵可以受甲至永泰建中之世其弊尤
甚故獨孤及陸贄輿諸人皆言其弊以為竭天下之財以供無用之兵
財利匱於兵兵稅法壞於奉軍豈非兵民既分其弊遂至於此歟加以

天寶以後人主幷心邊功調發遠戍民益無以為生杜子美所謂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可見矣世之說者見府兵後日之弊遂歸咎於太宗立法之不詳蓋亦未深攷焉耳張說不能因時救弊以復正觀之舊顧乃立苟簡之制以便目前畧不思異時之患遂使古人良法美意因不復見終唐之世根本不固國勢動揺失居重馭輕之意者說亦不得不任其責焉其後雖李泌與德宗議復兵府非不拳拳而終不可復杜牧傷其廢壞慨然作原十六衛以自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能興起者豈非其原一失後世難於復攷歟識者觀古制之不存後世蓋無恨於張說也

唐藩鎮

唐自太宗參酌西魏周隋之制以防天下之變而府兵之制遂為一代之大法分置諸府以布列內外更番迭上以分隸禁衛總天下凡八百餘府而環京畿者殆五百餘所以防外重內輕之憂隊伍火長各有等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所以立上下相維之勢四方有警則命將以出

事已輒罷則又所以防跋扈專恣之漸至於邊防之制則城捉鎮守率
皆有使一道則又有大將以總其權當是時進退伸縮罔不惟朝廷之
命而將帥重臣無不奔走以承要束京邑嚴固而四方無虞此正觀之
世所以為有唐極盛之時也自府兵法壞而節度之權浸浸日重而藩
鎮之禍始盤結而不可解終唐之世與國更為消長而一代之變其大
節有可論者方永徽之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曰節度斯時有節度之
名矣猶未具其官也再傳景雲之出薛訥為幽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
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暨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遙授專領正觀
故事猶有存者此蓋元宗之初年也柰何遙授之端一啓於王嗣真之
寵兼領之設復溺於蓋加運之私愛攘卻四夷之意始銳然以自畫而
為邊將者十餘年而不易方鎮之權於是乎重使元宗請求立一國之
舊制使無外重內輕之弊則復可維持而不亂惜其募廣騎以宿衛而
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於邊而精銳咸聚西北在外之勢
日重十道置使偏於邊陲而藩鎮有強盛之勢節度之職盡用胡人而

國家無藩籬之助漁陽之變豈待智者而後知哉肅宗起兵靈武初造唐室是宜正上下之分以紀綱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承久之患彼命將帥爲藩鎮國之重事也王元志之亡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請不問賢否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偏裨逐主帥亦因以位授任之爵祿廢置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則禍亂未肯有極乎肅德之際安史之亂既已削平河北諸州既已賓服此正因事置變之機也子儀之在當時方請解龍節度以收兵權其所以為後日慮至深切也代宗一切不之聽卒使僕固懷安養寇以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北以自固其黨于時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以授之此所以復兆後日之禍也德宗慷慨發憤痛懲積弊即位之初能貢獻省樂工雖足以警動淄青之亂卒然不思因時之制以隄防人心是李惟岳欲世襲於成德一不如志而田悅之徒遂相顧而起向使紀綱素立則彼奔走聽命之不暇又安有四王一帝之僭哉陸敬輿在深為國慮喻關中形勢之要居重馭輕之說而且拳拳於府兵之舊此正維持久長之深計

也德宗之制皆於惟不足以知此而乃却而不用奉天之幸亦其勢之必至也洎叉都邑而姑息愈甚此所以養成藩鎮之禍若夫憲宗能用杜黃裳諸人故能以威武起衰弊殆非前數君所比者劉闢阻兵巴蜀則既平之李錡之守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之吳元濟之擅兵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無克是以王承宗以德棣二州自獻於上程權以滄景一州鎮而自歸於朝烏重胤之在横海又舉交都之兵盡屬刺史向時相與跋扈以拒朝命者垂六十年今皆拱手以遵約束直以處置得宜得服其心耳異時河朔之歸劉總之策瓜分其地而禀命於朝慨然欲為諸鎮倡首者是豈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威畧在人者未泯也惜乎穆宗溺於宴安而崔植杜元穎輩又恬不之省遂激成朱克融之亂而至於王廷湊之擅魏博史憲成之擅成德合從方命故河朔再失以迄唐之亡當是時魏弘簡居中用事將不得擅令而授方畧於禁中雖以裴晋公之元臣宿望竟不能以成功終於師老財匱而止其後澤潞之役李德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自正觀開元

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有變然則開元天寶之後其所以兆亂稔

禍者其本末於是而可觀矣

南北衙 神策左右十軍

唐書志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而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以今攷之曰左右羽林軍曰左右龍武軍曰左右神武軍總曰北衙六軍蓋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已定天下其義兵願從宿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至正觀時擇其善射者曰百騎高宗時則置羽林軍武后時則曰千騎睿宗時則曰萬騎此羽林之制也元宗以萬騎平難改為左右龍武於是而有龍武之號肅宗時靈武之後調補北軍置左右神武於是而有神武之名及廣德之初代宗以避吐蕃而幸陝魚朝恩舉在陝之兵而迎扈悉號神策永泰之初吐蕃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自

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若夫李德裕之在蜀則有雄邊子弟李抱真之在澤潞則有昭義步兵方德裕之在劒南也建籌邊樓以左右二圖而圖其險要率戶二百而取一人使習戰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故南詔吐蕃憖以城降方抱真之在澤潞也以上黨為正衛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使農隙習射比三年而得精兵三萬遂雄山東此又在外之軍者也

三國晉宋兵

晉置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以中軍將軍而統之吳多舟師而兵有車下虎士牛宇傳丹陽青巾洗瑩傳交州義士見步騭傳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赤壁之敗兵八十萬須濡之也兵亦四十萬蜀兵率十萬吳兵三十三萬通三國之兵僅視其戶之數斯民得無病乎晉武之制大抵內強宿衛領之貴戚外州州牧統於宗藩皆懲魏也未幾宗王橫肆而宿衛散於外府禁軍單虛而州牧轉為強鎮是以關門無絲草之固晉陽有宴

衆之甲欲強而反弱將削而益大何哉事不師古急於矯弊崇私廢公而患生所偏也比及江左江州之兵至或單丁俱上不得番休民滋胥怨是以宗室誘之則為八王之亂夷狄壞之則為五胡之擾方鎮聚之則為上蘇庚元之亂自昔禍敗至晉滋極職兵之由終晉之世惟陳緦馬隆得諸葛亮古陣遺法畧試一二條以募兵三千平西涼厥功彌著緦車雖不駭見然徒校標幟兵之一物耳當宗關蒼皇之中而曰虎旛一麾衆皆解甲麾兮素信收斂至此孰謂古法不可施之後世而軍政之無益於國哉方五胡亂華之時民間豪傑各推塢主以寇抄為事元帝南渡依江以立國祖逖北討藉以為重自用刁協議後率以奴為兵庾翼所統六州奴北伐百姓嗟愁戰輒奔敗終元帝世惟謝元一戰有功蓋所謂北府兵也劉牢之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劉裕亦以北府兵有功皆北兵也自劉裕以荆居上流甲兵半朝廷而刁崇立襍褋迭遷方嶽文帝元嘉之政最為可稱置宣武場校獵講武然而承用其民倩防智將殺擅道濟使王元謨等北伐再舉再敗邑里蕭條當是時

惟荊州尚全後以潘州太重分荊揚別置二州而晉人上流中流重鎮之意掃地於此蓋自元嘉以來王紀始自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六而全丁而何承天備邊之論亦云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計丁課役蓋稍稍欲裁制矣○然文帝銳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舉悉發六州倩使暫行而白丁不教輕進易退卒至敗衂帝猶不已由是盡戶發丁王公子弟亦皆從役重以將由上御士無專統元嘉北伐常授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嗚呼無感乎斯民至此極也

將 在一將帥之心

昔者鞌之戰此晉兵也邲之戰此亦晉兵也夫晉起強於鞌而弱於邲戰而勝負異變功業相反何哉吾觀鞌之役也韓厥戮人郤克分謗郤克流血張侯幷轡至於振旅入國士燮後歸策勳勞將郤克遜由是范叔歸功於荀庚欒書歸功於范燮有將如此烏得而不勝若邲之戰則異於此矣方與楚遇荀林父欲還隨武子亦欲還先縠欲進韓子亦欲進至於鄭人如師彘子欲許欒武子亦欲不許趙括趙同欲許甚者

魏錡求公族而未得戰而敗趙旃求卿未得而怒欲戰而敗夫如是雖微楚晉固先潰況以楚師壓之則其敗也無足怪由是觀之晉之兵非有變也將帥之心不一勝負以至此也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五年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萬騎而無功蓋元朔之後諸校力戰公孫敖李蔡李沮李息輩皆從大將軍而有功至於蘇建無功青不專誅三子封侯青不受賞皆謝曰諸校之力夫元戎與列校如此以之克獲雖三萬不為之寡元狩之行霍去病始寵青之眷始衰分兵異出而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青由是心不平矣李廣欲先當匈奴而青使並出東道廣因辭青固遣卒以失期死青以不見敵不封而去病日盛當是時兩軍出塞馬凡十四萬死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則不知足以致此故曰選兵不如選將一士心不如一將心雖然士卒有心將帥一之將帥有心則誰能一蓋至於此則事歸於廟堂而功繫於君相趙充國上屯田之奏將持久以敵先零非魏弱翁任其說則不成以成功諸葛孔明出師一表及攘議論大抵望左右之得人以祖逖之績著

于河南而以戴若思代之則以憤卒郭子儀李光弼之忠見於復兩京而以魚朝恩統之則以衆敗李晟以張延賞私憾而失兵柄卒使渾瑊為吐蕃所詐賀蘭進明以房琯之素嫌而不敢復出兵卒使張巡許遠為安禄山所殺故曰擇將不如擇兵

擇將

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劉元徳之視陸遜甚於嬰雛而蜀師衄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纔兵取成都南北異晋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近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肥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又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遠敵無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之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惟其將而已矣然則擇將之術宜如何東坡蘇公進卷曰天下之實材不可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於武力獨見之於戰爾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之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

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知其可用
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
親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不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
威也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前代以
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獨韓信
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
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
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苻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
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而敗愈盛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
若曹公則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
故為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過半此兵多為累之明驗也雖然
漢擇將之法猶可取焉漢選置將帥不與他官比非昔之所習知則出
於一時之論薦嘗試而泛使之鮮有不敗者漢之將帥多由於環衛使
其出入於周廬殿陛之間其果毅沈鷙忠義勇武皆天子之所熟識隨

其材器而使之可也故夏侯嬰以奉車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甘延壽以羽林郎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其朝夕扈從久為天子見知無不為漢名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奇之卒拜為大將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卒用以代軍子蓋至於設六郡良家子以為求將之方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地以為良法夫取之於山西出將之地而養之以宮禁扈從之中一旦有警則選諸環衛而用之真可謂頗牧在禁中者邪雖然又有儒將焉鄧禹受詩長安光武循河北為將軍馬異好讀書而通孫子法賈復習尚書朱祐習儒學祭遵雖在軍旅不忘俎豆魯肅公在軍陣手不釋卷陸凱統軍好大元論杜預征南通左氏傳婁師德擢進士第及吐蕃犯塞從軍西討裴行儉舉明經為朔方總管以儒而能將者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兵門

御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郭進之第悉用甬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豈減兒女邪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御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捽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十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百萬餘貫悉以給

與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超悉免關征故
邊將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
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亦
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任西山每遣戍卒以諭之曰
汝等謹奉教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安永嘗
少衂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彥
昇守原州繼業之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矣何
繼筠屯隸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
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
恃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非常之惠則其力足以至小其名而不
挾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畧其遏財則材能進久
其任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祖兼用之故李漢超屯關
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守隸州以防
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傳守溫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

大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環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
西戎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夷狄
當此之時元年誅李重進收揚州十一月誅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南
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
賦外則交州高麗請吏向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揖指麾
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材
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其次如漢之光武亦善御將關輔之役不取諸
將之捷鬬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而獨委寇恂荊州之
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明於授任而又能
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之時帝憮然大驚曰果然
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男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一時恩意
真足以感動英豪之心至祭遵以軍法殺舍中兒而謂諸將曰當避祭
遵舍中兒犯法尚且殺之必不私諸卿軍旅安將而不謷及賈復之於
寇恂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為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

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帝之御將亦多術矣

任將　任將貴乎專

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宣王之將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又寧一切委之而無疑命程伯休父以省徐土而徐方為之震驚而不可抗亦可見任將之意趙以李牧為守邊將市租皆歸募兵而軍一決於外蓋自閫以外將軍制之古之道也高祖初興築壇拜信以亡虜之人即以數十萬傳之可謂專矣魏豹之叛高祖枚數三將謂其不足以當韓信文帝戒景帝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其後七國之難亞夫獨乘傳會兵以抗吳楚之鋒武帝之興銳意征伐而任將尤所致意李廣之斬霸陵尉帝非惟不加之罰且詔褒嘉衛青霍去病皆選將兵而獨付之是以鴈門雲中之師出即有功隴西祈連之役捕虜之功獨多於諸將光武中興任用諸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鬪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獨委寇恂荊門之

事以吳漢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祭遵以軍法殺舍中兒而反戒諸將以為當避祭遵所以伸其威也唐太宗用李世績於青州凡十六年而竟獲長城之固李靖之擒蕭銑滅突厥破谷渾人皆知其所向有功而不知太宗之任勣為甚專也嘗觀詔靖之言曰兵事節度皆以付公吾不從中治也肅宗之時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屬而不免相州之敗憲宗用高崇文以討劉闢杜黃裳請不置監軍以一其權故不淹時而闢以平藝祖開創大業委任邊將關市之租悉以賜予往往不問其出入門校之訟主將則遣使歸之曹彬出征授之以劍副將而下有不用命者得以行法焉郭進之在西山蓋二十年李漢超在關西蓋十七年其他何繼筠之屯隸州董遵誨之屯通遠軍皆不下十餘年

兵食 尋論楚漢

昔嘗復熟遷固二書至於楚漢勝敗所由分之際未嘗不為之慨歎也蓋國之所恃以為威者雖本於兵而兵之所恃以為強者實資於食觀高帝自蜀漢而東也未遑他慮而租食之任一付於股肱之佐自關中

而東也初無他策而轉漕之計必委之輔佐之臣及崎嶇於滎陽成皋間必據敖倉之粟以示刑制之勢則高帝之心固無一日而不在於食也及高祖欲屯鞏洛以拒楚群臣深以為敖倉之不可棄隋何之說九江則曰下蜀漢之粟酈生之說齊王則又曰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是乃之議論之臣亦無一日不在乎食也至於彭越往來河上必以絕楚之糧為急韓信之定燕擊齊亦以絕楚之糧道為請其他如盧綰劉賈之侍出入楚地專以焚燒積聚為事是外而奔走之臣惟恐敵人之或豐乎食也夫當存亡呼吸之間而運籌決勝之策惟以兵食為成敗利鈍之幾此漢之所以得而楚之所以失項氏曾不悟也既得敖倉反視以為無用之具棄置不守乃用以資漢徒使老弱轉糧於千里之外而識事者固以預計楚兵之不足疲也其後太公之歸正以食少鴻溝之約亦以食盡勢窮力竭不復自振而卒使垓下之敗夫觀楚漢之成敗在兵食之多寡則後之議用兵者無亦思所以制勝之術可乎

兵法

古法兵之存於漢者百八十二家張良韓信刪取要用者定爲三十五
家中更散逸而其後任宏校理兵書論次爲四種而權謀形勢陰陽技
巧之別猶有五十三家則漢之兵法亦云備矣唐李靖謂張良所學者
太公六韜三畧韓信所學者穰苴孫武蓋亦因其記上所傳與夫背水
之陣以證之也然攷之藝文志上自神農黃帝風后力牧下至公孫鞅
范蠡大夫種孫吳之書無不載爲兵家而獨以六韜列之於儒曰周史
之六弢六篇是也所謂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則
列之於道家者流是何黃石之所授於留侯者特不見錄以爲兵書邪
蓋太公之韜畧非若孫吳穰苴詭詐以求勝也吾觀夫漢家以來孫吳
六十四陣爲都肄之法而又教其將學孫吳兵法則是當時急於趨利
爭爲詭詐權謀以速勝也太公之韜畧固視以爲迂緩而不之好君臣
將相漫不之省歷世久遠而子房之所學者頓爲無用蓋無怪乎不錄
於兵而錄於儒與道也至司馬穰苴兵法乃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
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法前漢藝文志軍禮司馬法

一百五十五篇載在禮書之中而唐書藝文志載司馬穰苴法三卷在兵法之類皮日休讀司馬法曰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漢魏尚權取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地於百戰之內是編之為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此所以嘆後世之兵法也自今觀之兵法以韜名者如太公之韜梁元帝玉韜劉裕金韜皆韜也以法名者如田穰苴司馬法魏武續孫子兵法伍子胥兵法交將軍射法皆法也有以畧名者如黃石公三畧魏文帝兵書要畧景祐神武秘畧慶曆通英續經武武畧熙寧經武要畧皆畧也有以要名者魏武兵書接要武德圖五兵八陣法要皆要也有名之以鑑者李靖六陣鑑李淳風悉鑑皆鑑也有名以孫子者則又有魏武注孫子杜牧注孫子焉有名以吳子者則又有賈詡注吳子焉其他如孔衍兵林司馬彪兵記吳競之兵家正史李光弼之統軍靈轄秘策李德裕西南備邊錄郭元振定遠安邊策劉秩止戈記皆兵法也然在用之如何耳趙括善讀父書而不能免長城之敗馬謖善論兵法而不免街亭之敗房琯學春秋車戰法而卒敗於陳濤李

元平好論兵而竟辱於降虜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自顧方畧如何山
濤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房琯不從兵法日行二百里變孫臏減竈法
而乃為之增竈張巡用兵皆依古法以謂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而
已是又不專在法也惟韓淮陰得於兵法而有以致背水之勝李衛公
不廢兵法而有以成定襄之功此可謂善用兵法者子房受書圯上老
人卒以一篇為沛公謀臣非發蕭建議初無一言及於太公兵法借箸
之謀躡足之問皆漢存亡之決秦宮數語無不剴切帝心而卒濟大業
八難之說至論武王造周之業皆試成之設施也急趨丞相定功行封
蓋異日治齊尊賢尚功之意也四皓之來蓋西伯善養老天下之父歸
之之意也此皆在兵法中後世莫能察而獨高祖信用於當時此子房
所以善談兵者歟史家謂子房以太公兵法說沛公而不知子房未嘗
以兵法為言也晁錯以儒者上兵書魏相以儒者識兵畧士大夫措司
馬孫子兵法以為談者蓋不一數孰有如子房善減其用哉抑又有攷
馬黃帝始置八陣法其後唐獨孤及有風后八陣圖諸葛亮造其圖於

魚腹平沙壘石為八行之武皆莫能識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李靖乃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陣者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七軍加前後二軍即為九也宋置殿前馬軍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之别名而馬步軍都虞侯是為二虞侯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焉其制蓋原於此不獨此焉在成周則有大司馬陣法在春秋時鄭則有魚麗陣宋則有鵝陣鸛陣越有牝牡陣晉毀車為行五乘為三五為伍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此又其步軍之法漢都隷之法用孫吳六十四陣漢垓下則又有陣法史記載高祖與諸侯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兵不利淮陰復乘之垓下大敗此馬隆所謂魯公不識者也

兵器

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各下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兵戈殳戟酋矛

夷矛也五盾櫓盾干盾之屬也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王弓弧
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勞之此六弓之名也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此四弩之名也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
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常矢庳矢用諸散射此八矢之名也函
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此又甲之名也漢自郡國至于
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等賦為之而工官
與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尉而天子又有
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
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故毋將隆以為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備繕
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距寇者得賜武庫兵其或邊兵不足
則亦出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此武庫之制也以史考之公孫弘禁兵
不得挾弓弩與漢置強弩將軍之號則知漢之兵器率以弩為尚也故
攻戰圍守凡將帥所用一皆以弩為急李廣之擊匈奴以大黃射其裨

將李陵之步戰亦以連弩射退單于段會宗入烏孫選兵三十弩而陳湯之圍郅支亦以戰弩以後是知漢之兵用無急於弩而亦嘗時之所尚也不然晁錯論匈奴中國之長技何以云勁弩長戰匈奴之弓不能敵邪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於其意晉馬隆募勇士腰引弩三十六鈞者得三千五百人討涼州賊社牧之言於李德裕請用宣潤弩手二千擣澤潞○皇祐中有衝陣無敵流星弩○熙寧中神臂弓又有狼牙箭鴨觜箭皆兵器也

軍捷

自古出師而有功者皆可攷焉漢貳師之斬大宛鄭吉之破車師傅介子之斬婁蘭馮奉世之斬莎車陳湯之斬郅支定軍師而通于闐者竇固也斬虜使於鄯善而威振西域者班超也呂蒙新關羽以定荊州而其言曰羽討樊而多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以治病還建鄴羽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王濬羊祜大舉伐吳社預與諸軍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遂指授群帥方畧經造建康祖逖之後河南也中流擊
揖而誓遂屯淮陰進克譙城至雍丘黄河以南盡為晉土元温之入關
洛也發江陵水軍自襄陽而入關中遂至霸上人民爭持牛酒迎勞謝
石之破符堅也謝元為前鋒元先遣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進屯壽
陽臨淝水元等以精兵決戰堅兵奔潰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之至隋
賀若弼韓擒虎之平陳也若弼攻京口擒虎濟采石南北並進而陳人
皆猶至于唐之李靖之破頡利以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太宗以為
足以澡渭水之耻者李靖也李靖之破吐谷渾也雖老尚堪一行決策
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而降其國人者亦李靖也李勣之俘高麗
也率總管兵以伐高麗部其地為都督者李勣也李勣之破薛延陀也
與騎卒經造白道而殘卒遂奔漢北者亦李勣也李孝恭之破蕭銑也
修戰艦於江中而後勝也侯君集之平高昌率五總管之兵而後討也
阿史那社尒之俘龜玆則在於正觀之間蘇定方之俘百濟則在高宗
之世劉仁軌則有破新羅之功薛訥則有破吐蕃之功薛仁貴則有破

突厥之功在[肅宗]時安慶緒之難則有郭子儀復長安克東都在[廣德]中吐蕃之難則有郭子儀收長安復京師朱泚之亂而克復京師者李晟也劉闢之叛而遂趨成都以擒闢者高崇文也吳元濟之亂而請身督戰誓不與賊偕行卒使李愬傅縛元濟者裴度也

軍旅

[古者]以井田制軍人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自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而天下之軍具矣連帥比年以簡卒卒正三年以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則選擇為有時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則練習為有時任地事以令貢賦則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事則武備無缺此兵制之所以備於[周]也自管仲變[周]兵為內政制國為二十一鄉[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之制鄙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農之意泯矣[晉]作州兵[魯]作丘甲戰國時地方二十里帶甲數十萬臨

籍之中七萬户不下户三男子卒固以二十一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
以上籍為民兵而民力困矣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
田自其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而退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置秫官
於郡國而京師則有南北軍南軍則光禄勲衛尉掌之北軍則中尉掌
之其地巴蜀三河潁川則多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多騎士西北之地
則多輕車故關東上郡北地皆有車東南之地多樓船故潯陽會
稽皆有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荊楚之劍客各惟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之
一旦有事則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以至精兵郡國人主
親為擇將相代地吾所急委陳豨淮陽兵勁實𢹂灌夫歲及立秋則嚴
兵法之肄都試而不諧郡所者則必免此漢制之得也若夫以軍擊虜
預郡國材官之數者發之可也柰何吏無告敎父母有市籍而一切征
行甚者列侯封君吏二千石有所不免得無困於征行者乎戍邊備胡
如上郡北地隴西之要調之可也柰何淮南之於漢汝南之於金城相
去幾何而一切調發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乎自中興之後兵旅尤馳都

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至於郡兵不練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士大夫不閑武事至使邊將以入朝此其所以失也唐因西魏周隋府兵之制而益修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兵而兵無常聚之患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居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所以明輕重之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所以杜禍亂之不至於器甲則出於兵衣糧則取辦於民國無養兵之費折衝農隙教習戰陣防閑不精則罪至折衝國家有所召發則下符契於郡府參驗乃發故李泌曰正觀中北滅突厥延陁西取西域皆府兵也杜牧作十六衛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未始有變者此也自正觀而後番役更代多不以時侍官之重乃充役是以張說募騎兵以爲長從宿衛而番上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兵農既分於是有養兵之費至其甚也天寶以後騎兵之法又稍變廢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而方鎮之兵盛矣諸道節度盡用胡人而精兵咸聚西北而天下之勢偏重及其末也天子亦

自置兵於京師號曰禁軍而天下治亂之勢遂繫於兵故藝祖立國之初置兵二十萬京師十萬以制外變外郡十萬足以制內患而又嚴階級之法置更戍之令斬川班殿直以懲其妄訴之罪廢雄武軍以警其侵畧之優閱武便殿以精其藝募習水戰以習其能此宋御兵之法如此也

車戰

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賓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攷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以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

乗之偏也亟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矣兵之道惟車有節諸侯節制不謹遂以遂利於原隰草莽之間於是有還濘而止洼水而止往往軍戰由此浸廢趙武靈王大變中國之法而用胡騎然六國之時亦多用車漢夏侯嬰傳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從擊章邯東河以兵車疾戰擊秦軍洛陽東以兵車趣攻戰此楚漢之際用車畧可見者也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陵至浚稽山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為陣光武造樓櫓戰車置塞上以拒匈奴孫吳之陣猶有葦車之陣見於周禮車僕之注下及三國諸葛孔明用車戰亮之後其法不傳惟晉馬隆當作扁箱車以討鮮卑而凉州以平馬隆之後又莫之用惟宋武帝以車戰得志於天下武帝之後又莫之用惟宇文泰高歡之徒又嘗畧用之唐太宗與李衛公問對[illegible]論車甚詳而未嘗用元宗實録云哥舒翰為後猊車或塞險道以遏奔衝新唐書云馬遂為狻猊車威振北方旁次律用之而遂有陳濤斜之

敗古者車冐以革而琯用木焉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以駟而琯用
牛焉幾何而牛不髀慓古者射御必精而琯則用劉秩將市人焉幾何
其不一敗而塗地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
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以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
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兵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
爲能故君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切嘗誦詩見
其材之良焉御之精焉驂服之漸習焉然後知斯民之習於車果非一
日之可能也三代各有所尚惟周人獨上輿故一器而兼衆才者車爲
多而有輪有輻以爲之行有箱有較以爲之安有軸有轂以爲之利有
矛有殳以爲之建有旗有旐以爲之識而其詩曰小戎俴收五楘梁輈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言其材之美也當時士無貴賤莫不安於乘馳使
於射御未嘗有轙而澄鐙鞍而騎者其詩曰叔善射忌又良馭忌不失
其馳舍矢如破言其御之精也人安於上輿載於下轅衆承於載馬順
夫轅施之行陣之間則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而其詩曰執轡

如組兩驂如舞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其驂服之漸習也

舟戰

周禮作舟以行水月令命舟牧覆舟太公三略有水戰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立車出於甸舟師未詳其制焉春秋之時秦穆伐晉濟河焚舟是秦用舟也楚敗晉于邲晉中軍下軍爭舟師以伐吳是晉楚之用舟也楚敗吳于長岸獲其乘舟餘皇楚襄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于巢楚圍巢克之是吳之用舟也越之報吳凡四萬七千人而習定流一千是越之用舟也漢地理志廬江有船官攷諸傳則潯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有船豫章零陵皆有船韓信之擊魏陳兵於臨晉而以木罌渡軍襲安邑東甌告急遣嚴助將會稽兵浮海救之中興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可見此兩漢之用舟也然歷代舟師有於之於淮者有用之於江者有用之於蜀者有用之於河者有用之於海者梁韋叡伐魏乃裝大舟以廬江水軍攻魏元英於邵陽洲大潰魏軍皆用之於淮也曹操與周瑜遇于赤壁瑜乃取蒙衝鬪

艦十艘載荻柴以焚之魏兵由是大敗晉武伐吳王濬作大船連舫以
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此用之於江者也建武岑
彭伐蜀公孫述絕水道以拒漢兵彭乃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船皆名數
千艘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蜀兵大敗此用之於蜀者也吳蜀長江之險
全籍舟楫而舟師尚用於南方晉元溫北伐勸舟師以逼許洛劉裕伐
慕容超討姚洪亦浮淮入泗自河浮渭南方之長技始用於此宋武北
伐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所乘皆蒙衝小艦泝渭而進北土素無舟
楫莫不驚以為神遂克長安此用之於河者也春秋時吳欲自海入齊
不克而還則猶未習海道之戰吳晉爭長黃池越范蠡沿海泝淮以絕
吳隋伐高麗率江淮水軍舳艫百里浮海先進唐太宗用戰艦五百艘
自萊州越平壤以伐高麗蓋又用於鯨波之間矣然唐水戰之利不載
於兵志按漢武帝以樓船士二十餘萬擊粵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
池以習水戰亦有樓船之制唐獨不講何哉然孝恭破蕭銑以荊襄總
管兼統水陸嗣曹王皐詩李希烈以江漢之兵大治戰艦亦必有法矣

兵志不述焉惜哉宋朝建隆有教船池開寶以為講武池雍熙習水戰於水心殿祥符置神衛水軍今之所守沿江屯重兵沿淮列城屯皆得控要重而據之明之定海平江之許浦皆駐舟師通之料角平江之與江陰皆有屯戍是今守海道之説也國家江海要害創置水軍皆習水戰戰又多造舟艦精緻堅穩夫防淮及江不足為今日道自淮及泗則汴水湮塞已久獨不可自通泰入海犄登萊高密以搖山東乎往者虜酋送死海上之捷與有力焉

馬政

成周之時設校人之官非徒具六馬之數也辨其六馬之屬及軍事則物馬而頒之設庾人之官非徒具十二閑之數也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則其教之也為有素矣惟其教之也為有素則用之也為適宜宣王中興此意猶有存者比物四驪閑之維則閑習為如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則其馳御者為如何中興之功或者其有得於此春秋以來秦晉交戰於韓原晉馬旋濘而止冀之北士馬之所生晉固非少於馬者

而乃不能以求勝及晉楚之戰于邲楚許叔御樂伯以致晉師執轡掉鞅動中程式晉莫能當其鋒用能車馳卒奔以乘晉師荆楚之地固非馬之所産而獲其用如此觀韓原之戰則知馬不貴於從盛觀邲之戰則知馬不可以不習漢氏之馬太僕之屬内則五令外則有西北邊有三十六苑至武帝則廐馬蓋四十萬矣衛霍之師發十萬騎而私從者又十四萬戰爭之餘入塞者曾不蒲三萬則其馬數雖多而習於用者或少而未精歟不然自兩將出塞之後史何以言其竟以馬少不伐胡邪中興之後益務省約六廐之存者一耳三十六苑之存者流馬耳何望其教習邪蓋至於唐隴右三牧八坊四十八監之制可謂養之得其地矣自張萬歲之司群牧至于王毛仲之領閑廐可謂制之得其人矣開元之中馬至四十餘萬馬色則為群望之如雲錦唐馬之盛莫盛於此然祿山之變馬至不能授甲雖多亦奚以為哉宋朝自咸平置群牧司景德置群牧使所以重其事也牧馬之盛至二十萬非徒盛也觀王明群牧故事一書則見其生息之方訓習之制莫不咸載是蓋知馬政

之所先者自熈寧廢牧馬之制而賦馬於民故其制益紊矣今日東南之馬皆取於西北此宋之所以設也互市之廢歲不下數百萬舉西路摘山之饒僅足以當歲市之費所入之綱凡百五十有一而一綱之計為馬五十是歲致馬八千矣存者既多來者未已則何患乎馬之不多然馬之不多非所患不習深可憂此愚所以拳拳言於今日也

又論

周官校人之職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此馬之種為不同也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此養馬之政為有等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此養馬之制為有別也其他所謂馬量三物則屬之馬質掌其牧地則屬之牧師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皁馬則職之庾人此周之馬官也若夫鄉師之職曰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馬牛

之物辨其可任者縣師之職曰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此皆馬之在於民者也至【春秋】【魯嚴】新延廐而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晡而入此馬政之尚存於古也【晉衛公】韓原之戰乘鄭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惠公不聽戎馬還濘而止此其不合於古者也【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晉有乘馬御之官宋有校正之官此掌馬之可攷者也【晉】有屈產之乘吳伐楚取駕之良馬也此馬名之可攷者也【漢】之三十六苑分布於西北二邊參養教習擇取其良以給天子之六廐故北地西河遼東諸郡皆有牧師而太原亦有家馬官自天子六廐以供乘輿餘悉養之邊郡【武帝】將有事於征伐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兼掌於郡二千石矣畜積廐馬有四十萬自遣衛霍之師發十萬騎及私從馬十四萬窮追匈奴然死者十餘萬入塞者不滿三萬故自兩府出塞之外竟以馬少久不伐胡於是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每限以三歲而歸息什一以除告滯之令然

終不能補車騎之乏上乃籍吏民馬而課息及於天下矣夫漢之馬政
自其分牧於邊苑而蓄養之地得其宜寄牧於邊民而歸息之制為不
追至於籍取吏民馬以補車騎行此下策而其計出於無端非惟民擾
且不足為軍用也至於後漢馬政始廢舊有六廄而中興省約之後止
存一廄舊有三十六苑而中興省約之後止有漢陽流馬一苑則與西
漢大不同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疋及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
右監牧之制遂始於此其官領於太僕初用張萬歲領郡牧自正觀至
麟德四十年間馬四十餘萬置八坊於岐豳涇寧之間募民耕八坊之
田以給芻豢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可見馬之
盛也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王毛仲領內外閑廄使稍復舊始
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寶以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
謂秦漢以來戰馬最盛故范祖禹唐鑑曰唐之國馬惟一能臣而掌之
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曰此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為之
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唐

養爲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盖置之西戎之地必求其健也凡欲
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宋初歲遣市馬於邊自是閑廐
始充太宗平太原之後得汾晉燕薊之馬分置諸州咸平三年置群牧
司總以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景德中群牧司判官
王明上群牧故事六卷採摭舊聞次其類例上曰上古下曁皇家生息
之耗登蕃字之訓至於九龍十驥之名稱東門西門之胥法無不具焉
亦可見其盡心於職矣雖然自穆王巡狩而八駿之名顯曰赤驥曰渠
黃曰騂騮曰騄耳之類在李觀則有序在白居易則有歌此其名之彰
彰者也曰車兵曰路軨曰騎馬曰駿馬武帝又改門曰桐馬此漢太僕
曰令丞之名也曰龍馬曰閑駒曰橐泉曰騊駼曰承華此漢太僕五監
之名也曰未央也承華曰騊駼曰騎馬曰路軨曰太廐此漢云廐之名
也曰汗血曰天馬曰渥洼曰余吾此武帝所得於西域之名也曰飛黃
曰吉良曰龍媒曰騊駼曰駃騠曰天蛇此唐左右六閑之名也曰祥麟
曰鳳苑此唐二廐之名也曰保樂曰甘露曰南晉曰北晉曰岐陽曰太

平日宜禄曰定足此唐八坊之名也曰騰霜曰皎雪曰凝露曰决波曰飛霞曰發電曰流金曰祥麟曰奔蛇此正觀間骨利幹十驥之名也憲宗伐蔡市馬於河西故有龍波監之名穆宗牧馬於銀州故有銀州監之名此皆不可不知也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六月之詩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二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

馭夷狄

昆夷玁狁之患外既有以示薄伐之威而采薇之戍役内又有以嚴守禦之備一月三捷無非所謂征伐也薄言還歸則終於仁愛而已矣蓋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此聖人待夷狄之常法也宣王中興南征北伐人知其攘夷却狄而不知玁狁期於薄伐循文武之策荆蠻至於來威宣王曷嘗拒其来哉修車馬備器械要亦盡其在我者耳豈非夷狄之上策乎

恢復

東漢之初群盜竊據而天下之勢遂紛紛而不可禁樊崇轉掠於青徐赤眉擅切於三輔王郎之徒復盤錯於邯鄲彊弱之間當是之時漢之遺緒蓋凜凜乎可懼矣惟光武屹然自奮於南陽宛葉之中獨能恢復先漢之舊力倡大義以動漢民謳吟之思故尋邑之師震襲退縮而不敢抗雖以百萬之衆特剪除於昆陽一戰之頃而天下之勢自是而立其後北徙渡河而豪傑之士至杖策而歸附出師西陜而三輔之民至攜負以相屬河西奉命不勞寸兵而隴蜀之後皆次第而告平此豈特其廟謨椎斷要之以寡而擊衆正以其義在人心不可禦也方吳民以曹操不正而自立於江東則所與為仇者實操也為吳之計者要力主大義正名討賊以共扶漢業於傾覆之餘則芍陂之地操必不敢入淮而為屯田之計也濡須之地操必不敢擁兵而為臨江之計也龍舒之地操必不大開稻田而為逼吳之謀也奈何孫權立國之初僅為保守江東之計而無復規恢中土之略故合肥之役一為張遼困敗之後遂斂衽而不敢與之爭顧反委質於魏而務為自全之計雖周瑜魯肅呂

蒙陸遜之徒相為策畫不過為吳計爾故赤壁之戰在公瑾雖知操為
漢賊而卒不能為漢以計職此吳之所以失也不然吳豈特自全於江
東而已哉東晉自劉石之難而自植於江左則所與為仇者實在劉石
也為晉之計正當出於救難自誓復仇以明不共戴天之義則祖逖進
兵必不肯牽制而使之自沮也周嵩復仇之請必不肯擯斥而使之不
遏也五胡亂華之禍必不肯迭起於中夏而不知止也柰何元帝立國
之初止為植立江左之規而無復恢復中華之故意刻日北伐旋即反
斾而遂歸罪於漕運之臣加以王導畏法不能酬其克復神州之語故
晉之規模遂止於守而不能以進雖庾亮庾翼褚裒商浩之徒間嘗出
師而終無補於晉耳肥水之勝亦出於謝安保淮之計而不能乘其進
取之機此晉之所以失也不然晉豈特苟安於江左而已哉劉宋之北
伐雖嘗有功而終不能以成其功蕭梁之北伐雖嘗得地而不能守其
地方劉裕以來滅南燕取後秦席之關輔之險固已有混一區宇之勢
矣然其心之所向已不能揜於夏連勃勃之言則其義亦不直於人心

加以文帝之志惟在河南而無復幽冀之畧故到彥之統帥舟師徑趨河洛司兖之地掌一平矣未幾而復失柳元景嘗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關輔之地嘗一平矣未幾而復失至魏人瓜步之師徒追咎於檀道濟之不存而不知其所失者蓋在我也梁自蕭衍之初義陽之師鍾離之圍固以不振而漢中劍閣之險皆相隨而盡入于魏正宜奮張英武大正討虜之策以強中國之勢帝也志意凋落而無規恢之謀故蕭宏之師雖大舉以伐魏然不能因梁城之捷以成深入之功卒以懦怯而自退韋叡之才雖屢出以勝魏然不能因魏師之既退以復三關之地卒因詔命而論罷兵其後與魏通和而夷夏之辨泯然無別此所以為梁之失也

屯田

屯田之法在漢文帝時則有北邊屯田之言在武帝時則有西域屯田之策在昭帝則有隴右屯田之法在元帝則有南邊屯田之議至於李絳請開營田省度支漕運李泌欲以屯田易府兵之法端拱中何承矩

屯於河北而募耕隙地障水為隄以遏寇衝之奔軼虜窺麟州為河東
患龐公請募耕麟州者復租稅十五年元昊擾邊范文正公上屯田之
策以謂沿邊兵寨可置屯田據畝定課軍獲餘羨皆屯田之策也以史
考之漢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犂而輪臺
渠犂皆有田卒至宣帝鄭吉田渠犂以積穀遂破車師此屯田於西域
者也趙充國擊先零謂擊虜以殄滅為期遂上奏願罷騎兵屯田陳十
二利此屯田於金城西羌者也建安中劉馥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
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而公私有積鄧艾自鍾離而南積石以西五里
而置一營淮南皆相連接自壽春而至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
相屬每軍興則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有餘而無水害此屯田於淮者
也羊祜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患祜乃以詭計令
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
無百日之糧季年有十年之積此屯田於襄陽者也晉元帝時應詹上
表曰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

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此屯田於江西者也魏氏經營四方棗祗建置屯田募百姓屯許不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間所在積粟倉庫皆滿郭子儀以河中軍食之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此屯田於河中者也唐李瀚有嘉興屯田紀績頌此又屯田於嘉興者也雖然有民也有兵也漢之屯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漢自通西域始以校尉將卒屯田渠犂趙充國既罷騎兵所留蓋弛刑應募及淮南汝陽步兵唐因軍府以置營田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三或屬司農或隸苑內或又請州軍鎮或以御史莅輸或有警則以兵千人助獲地之良薄與歲之豐約等而三之屯官助功則眡其等為上下不特此也漢張掖之屯臨羌之屯許下之屯陳蔡之屯鄧艾屯以兵也東晉用三吳之流人墾江西之曠土後魏籍州郡九十之一以為屯田唐李絳請營田於振武王起營田於靈武文宗時酉侑以流民營田於義昌屯以民也然屯田之法非內外得人則不可行趙充國議屯田魏曰實主之韓重華之屯田李絳實主之此內

得人以讚其議者也婁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袴以率先士卒諸葛亮屯田渭濱使兵雜於居民之間百姓按堵軍無私焉此外得人以督其耕者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民門

風俗

古者一道德以同俗齊七政以防民自五家之比至於五州之鄉使之相保相受而又以本俗六安萬民聯兄弟以同其恩聯師儒朋友以同其義先王尚以謂民之觀聽志慮不可不一而上之好惡不可不示也故大司徒以五禮六樂教民而在上無異教掌道王之德意志慮而在上無異政合方氏以通其財以同其度量而在下無異尚除其怨惡同其好惡而在下無異情而訓方氏又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是以人無異心而天下如一家則其風俗可謂同矣自秦以來貴變詐而務峻刻使風俗薄惡人物嚚頑德色誶

語之風歷數十年而不改天下之風俗嘗趨於薄矣西漢高祖之興改
制易俗而蕭曹又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先孝文復恭儉道德於其上而
萬石君東陽侯張廷尉相與崇長者之風黜儉利之習河南守吳公蜀
守文公皆謹身率先以移河南巴蜀之俗日歸於厚自武帝以來好大
喜功而吾丘壽王嚴安朱買臣之徒皆以辨說待左右而張騫輩文大
言無當自詭而天下之風俗嘗侈於虛矣孝宣中興總核名實吏上計
簿頗為欺謾以避其譴者必使御史按察其非實用法或恃巧心增辭
飾非者則詔二千石察而勿用是以文學法理之威精其能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於是天下之風俗復歸於實魏晉以來稍慕通達天下賤守
節而貴清虛竹林之遊輕滅禮法士大夫爭慕效之而王衍之流又得
以浮誕為美弛業廢職而天下之風俗又趨於浮矣歷江左數百餘年
而猶有存者蓋至於唐太宗約已治人開文學館以崇儒重道而房元
齡收采人物杜如晦參謀軍事戴冑之執法必歸於是魏證之諫諍必
糾其非刑罰之言黜而不用而仁義之說堅守力行是以官有常職田

有常產家給人足而放僻邪侈之行不作貞觀之時不三四年而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斷獄之數歲止二十九於是天下風俗復歸於醇○宋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至於天聖明道之間百姓皆自衣食以樂其生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為群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為其上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世無以異於漢文景之盛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者益於是與世相忘矣故蘇公軾有曰生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家者且多於府庫則民俗為可知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則士大夫之風俗為可知矣至上書闕下則曰仁祖德澤在人風俗知義社稷久安終必賴之

井田代田限田均田永業口分世業籍田

井田之法自黃帝而逮於周其法始大備鄉遂之間井牧有法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縱之有溝洫橫之有畎澮大司徒之造都鄙辨其不易再易之有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上

地中地下地之等其受田則田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等則由上農夫而辨之至下農夫疆里有常度分畫有常數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地至商鞅遂廢井田開阡陌収功一時而後世不勝其弊其後不可之制起於趙過一畝三甽歲代其處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亡牛者教以人耕之法命卒於官壖教民於邊郡此代田之制而漢武行之也限田之議出於石苞謂王公以國為家京城宜不復有田宅今可限之自國王公侯以至于丁男丁女皆有降差此限田之制而晉武行之均田之法男子四十畝婦人止二十畝戶絶者以為公田刺史十五頃縣令以上六頃其田則更代相傳此李安世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永業之制男子十五皆有田畝婦人十五皆有營業又令男子十八而受田六十而免役此北齊孝成之制而行之於清河之時也後周佰玫之初置司均之官掌田里之政視戶口之衆寡而有五畝四畝三畝之宅有家者畝百四十有丁者止百畝是謂之司均歷正觀之時則有口分世業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

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田亥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凡授田者歲輸粟稻謂之租輸絹綾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庸此唐制之大畧也周世宗嘗夜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頒其圖於天下期以一歲均之此亦有志於古也

雖然又有籍田之禮焉仁宗皇帝明道二年二月十有一日帥群臣耕于朝陽門千畝之甸禮也先時一日備夫祝號入辭祇命大臣虔告于皇天上帝宿乾元殿及日至秉耕根車盛服而出僕臣以象輅載耒耜傺于仗前遂即于壝壇高九尺其陛有四各四十步至之以青二壝寬博取容御耕之位天子三推禮儀使張士遜以禮畢奏天顏穆然燮燮祇肅計耦耕李說十一壟而止既復大次而百僚師師稱慶在所黼座端冕舊言敖歸曩日執爵太極殿公卿群有司咸在勞酒已而肆大賚于天下命士遜彙筆記之四方萬里獲覩二帝三王之盛天神地祇亦

罔不臻真畀洽之闕休無窮之偉觀不可尚矣粤自周宣之後棄禮而
不能行逮于漢文綿蕞紹復武昭繼承厥有鉅定籍田上林之事秦始
躬耕潘岳作賦正觀藉田文本頌之自晉室唐亦皆循之直美觀而已
惟太宗皇帝始躬耕之匪我仁祖乃罔攸聞嗚呼盛哉

井田

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言上地中地下地者地利也於
遂言田萊者地力也司馬之令賦則欲知其地之厚薄食之多寡故亦
以地利言之其實一也惟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畮為異於鄉與都鄙以
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春秋楚蔿掩書土田之事
井衍牧沃隰皋大率二牧而當一井漢趙過教民治田一畮三甽歲易
其處謂之代田與一易再易之意同也然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盍
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者蓋
盍禹貢之田上地至下下凡九等蔿掩別楚地自土田以至衍沃亦九
等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孟子王制舉上中而不及下周禮

舉中地而不及上下耳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鄭康成以小司徒為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食同㕓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為

之井法寺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秋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以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自是矣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矣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無溝塗而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百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爾春秋為掩為政井衍沃叙而司徒井牧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水利

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禹盡力乎溝洫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雍氏溝瀆澮池之禁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先王之時通九州陂九澤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無非水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魏史起引漳水以溉鄴田而河内之民以富漢嚴熊穿洛以爲龍首渠而并渠之生自此始番係穿渠引汾穀從渭上而底柱之險可無復漕召信臣於南陽造鉗盧陂用廣溉灌後漢杜詩復修其業顯宗時王景山海經河渠書而使修汴渠張純穿陽渠引洛水爲漕而百姓得其利

魏賈逵之爲豫州也通運渠二百餘所故謂之賈侯渠鄭渾之爲沛郡

也興陂碣開稻田歲增租入故謂之鄭陂渠。宋開寶中以關河爲惠
民河自新鄭蔡水合貫京師歷陳隸達壽春以通淮右以五丈河爲廣
濟河自都城歷漕濟以及于鄆此河洛之水利也鄭國鑿涇水以溉田
於是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名曰鄭國渠倪寬爲左内史穿六輔渠以
溉鄭國高卬之田故名曰六輔渠白公引涇水以注謂溉田四千餘頃
因名曰白渠鄭當時引渭穿渠漕關東粟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故謂
之鄭當時漕渠班孟堅賦西都首陳源灌溉之利而盛稱鄭白渠之沃
此關中之水利也鄧艾自陳項以東至于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汎
舟而下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唐杜亞之在淮南楊州二十四陂
轍後堅塞亞乃浚蜀岡渠疏爰敬陂起隄貫城以貫大舟李吉父築平
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而漕流遂通築富人固本二塘而溉田萬頃漢
王景修叔孫敖之芍陂而境内豐洽劉義欣引芍陂之舊水而由是豐
稔李襲引雷陂水以溉田而百姓獲其利此皆淮之水利也韋冊爲江
西觀察築堤捍江實以疏張凡爲陂塘五百餘所溉田萬有二千頃唐

宣宗讀元和實録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論元和時治民孰爲第一周墀對曰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乃詔刻功于碑此江之水利也馬臻之鑑湖則見於會稽孟簡之孟瀆則見於常州張闓之新豐塘則見於晋陵此皆浙之水利也李冰之金離碓則見於蜀者也趙昌之作常稔塘則見於泉之晋江者也薊之漁陽則有平虜津傍海穿渠以避海難姜師度傳云師度之刺史易州也並海鑿渠以通餉路此海之水利也故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漢都水之職屬之水衡郡國都水長丞則領於司農外是則有所謂渭水司空有所謂池監有所謂河隄使者有所謂陂官湖官浦官云夢官通水之渠非一所領水之官非一人則亦異乎後世文具之政多矣

舜戒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商飭諸侯歲事未辟亦曰稼穡匪解先王之治天下未始不以農為先故井田之法至周大備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從之有溝洫横之有畛澮大司徒之造都鄙辨其不易一易再易之有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上地中地下地之有等其受田則由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等則由上農夫而辨之至於下農夫修其稼政簡其稼器治其稼穡趨其耕耨器不足則有合耦之法力不足則有移用之法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先王務農之法如此秦任商之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欲是誘三晉之人使之力耕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井田之制自此遂壞漢武帝時仲舒請限民名田以塞兼并而卒不果行其後趙過代田之策一畝三畎歲代其處至於師丹限田之議欲吏民無過至三十頃丁傅用事而其議遂格至晉石苞乃有限田之法而晉武帝行之若均田之法出於李安世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求業之制此北齊孝成之制而行於清河之時也後周之初置司均之官掌

田里之政唐正觀時則有口分世業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田多者為寬鄉田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則自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寬鄉者併賣口分歲輸粟稻謂之租輸綾絹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以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此唐制之大畧也明道三年仁宗嘗躬耕於朝陽門以勸天下計耦耕事訖十一跬而止 上言謂天下田疇半為形勢所占者於是又定限田之法

荒政

周之盛時頌詩以告太平而豊年康年之歌更唱迭和切意當時天人叶應和氣充塞人民享有年之樂而慮不勤於荒政也然周官一書作於太平極盛之時而乃拳拳於荒政之目官聯分列申命惟謹是故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則司徒職之巡國及野以賙萬民之艱厄則卿師掌之以至遺人之掌委積廩人之發民就粟曾不敢緩夫以有年之時而先為凶年之備此周家之遠慮而非苟安於目前者所可及也春秋以

來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歲不登則使者轍還於鄰國平時之
所備者何在哉魏李悝制平糴之法漢景壽昌立常平之制隋長孫平
獻義倉之畫皆公斂散之權以為凶荒之備三代而下之良法也今日
之論荒政因將以異時之備而非求為目前之計也則愚敢以是二者
為豫備之策宋朝開基之初藝祖首復義倉於五代廢弛之餘太宗繼
復常平於淳化之後以至因豐稔以廣糴置之近倉且以常參官典領
焉則又太宗之制也聖聖相承有加無已廣惠之有倉廣濟之有倉此
又慶曆嘉祐之法也是以蓄積有素而凶年之不告豈非有先備之具
乎雖然今日為凶荒之備固無以異於祖宗之時義倉之自常平之額
遍州縣而有之而和糴之法且命戒臣僚廣糴以欲其有餘所入之數
不知其幾千百石也夫以國家為荒政之備亦既詳矣而斯民一遇水
旱之變乃嗸然有不給之憂何哉豈非儲蓄之雖衆而調給之實或寡
士大夫未能仰承上意之過歟明道中遣使賑卹江淮而范仲淹實當
其選所至賑乏絕而不遺寶元中遣使賑卹蜀道而韓琦實預其行故

斯時不見其不足吁必得若人者而用之則實惠足以及民而荒政非所慮矣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後集